

# 神农城迹

SHENNONG CHENGJI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 yzhy83@163.com

# 醴陵,典籍里的得名解读

高山流水之恋

丁水生



被称为醴陵人文渊藪的渌江书院



“醴陵八景”之一的“醴泉浸月”

醴陵之得名,按民国版《醴陵县志》的说法,是因古籍《名胜志》载:“县北有陵,陵下有井,涌泉如醴,因以名县。”而醴陵城北姜岭之麓正好有口古井,为古代著名“渌江八景”之一的“醴泉浸月”。于是便以姜岭为“陵”,又有泉名“醴”,醴陵之得名似乎也因而顺理成章。

但是这里涉及一个问题:醴陵东汉置县时,县城并不在今天的城区,而是在距城10公里外的原进步乡古城村(今属板杉乡),又名“中三洲”。1987年,省文物考古部门已对此予以确认。上述得名之说也因地理方位不合而失去依据,并由此引出“因酒名县”的说法,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。那么,事实到底如何呢?

## 先秦典籍里的“醴陵”

解决上述问题有两个关键:一是醴陵之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?二是“醴陵”一词本身的涵义。

据东汉班固所撰《汉书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》载:汉高后四年(公元前184年),曾封“越”为“醴陵侯”。史籍虽未详述此人姓氏,却证明早在东汉置县(公元37年)之前二百多年,就第一次出现了完整的“醴陵”地名,距今已近二千二百年。故东汉由醴泉而“因以名县”并无根据,“因县”之前即有“侯国”之封名为“醴陵”。

更权威的史学大师是司马迁。他在《史记·夏本纪》中征引地理古籍《禹贡》中的记载:“(大禹治水)又东至于醴”。一下子就把“醴”之出现推前到周、秦之前,比西汉封侯时又提前两千多年!古代以单字命名并非独此

一例,湖南至今就还有攸、酃(今攸县醴陵)、郴等县名。所以《史记》的史前记载固然有较多的传说因素,但醴陵之名至迟在秦或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,则是没有问题。清同治版《醴陵县志》就说:“按历代沿革,醴陵之名始于秦。”

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关键问题:“醴陵”二字之涵义。从浅层的本义来说,“醴”是指美酒或者甘泉,而“陵”则应该是指“山”。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在注疏《禹贡》“又东至于醴”这一句时,曾精辟地说出他的推断:“大阜(阜意为土山)曰陵,今长沙有醴陵县,其以陵名县乎?”此说被后世奉为权威之论。笔者认为:这句话中“以陵名县”四字,应有所确指,即为某一座大山(“大阜”)。如以近现代地理学才有的“丘陵”概念,去臆指为“醴陵”之

“陵”,则太空泛也过于简单,忽略了蕴含其中的文化沉淀和溯源考问。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地理上自北向南交替分布为平原地带和广阔的“东南丘陵”地带,地名中凡有含“陵”者,皆有具体所指。以湖南省内而论,如武陵(常德古称)、沅陵(古属常德府),是指其地背负纵贯于湘、鄂、黔三省边界的武陵山脉;另一种则是指“帝陵”之“陵”,如零陵(即永州)、茶陵和由酃县改名而来的“炎陵”,分别是指舜帝和炎帝的“陵寝”,但这一概念与醴陵无涉,所谓醴陵城北“寨子岭”一名“太子岭”,只是本土方言的讹音之转,于史实、典籍或文化传承上并无任何依据。所以在以资料搜罗宏富、严谨著称的民国版《醴陵县志》中,对此找不到半点采信的痕迹。

## 曾经的“酃醪酒”

醴陵古属盛产水稻善酿美酒(甜酒)之地,南朝刘宋盛宏之所撰《荆州记》载:“渌水出醴章康乐县,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,酒极甘美。与湘东醴湖酒年常献之,世称酃醪酒。”这证明醴陵古代产酒由来已久。盛宏之不愧是荆楚大地的深情摹写者。在他笔下水和酒是如此密不可分,似乎是说“酒就是水,水就是酒”,而且是酒味“极甘美”;特别是对其中酒名记载,他用了一个

“酃”字,即名曰“酃醪酒”,这就和他所说湘东大地另一名酒“酃湖酒”完全区分开来,并且充满浓郁的渌水情调。渌水之滨是为醴陵,叙南朝之前历史的《晋书》曾载:晋武帝太康元年“五月丁卯,以吴酃醪酒荐于太庙”。醴陵在三国时属吴国长沙郡,此年西晋灭吴统一天下,得其酒“荐于太庙”,足证“酃醪酒”美誉并非虚传。“醴”之为酒,源何远兮!醴陵的先民们,原来是这样充满

了浪漫的情趣。他们“筇路褴褛,以启山林”,胼手胝足辛勤开发出肥沃的湘东原野;然后在春天播下金色的稻种,又在秋天酿造醇香的美酒欢庆丰收、祈福来年。他们崇拜酒,更崇拜、热爱这条滋养了他们的渌江母亲河。于是在漫长的生生不息的岁月里,他们首先创造、发现或者是接纳了“醴”这个飘逸着酒香的地名,并且执着地期待、演变着和地的另一半“陵”的结合。

## 山水有相逢

从司马迁笔下最早引提到而出现的“醴”,到后来终于定名为“醴陵”,这种执着和期待,可以联想为是一曲动心的高山流水之恋在孕育,犹如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,走过了千年漫长的瞻顾徘徊之路,最后终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这是山与水的刻骨相思,这是酒(“醴”)与“陵”的甜蜜相汇。所以醴陵之“陵”若是由山而得名,如果是指姜岭(所谓“醴泉”在其山麓)或者是寨子岭,就显得太局促和小家子气(寨子岭海拔仅为159米,姜岭则更低),也不符合东汉置醴陵县之初县城并不在今天城区,以及醴陵得名更在西汉封侯之前的史实。

也就是说,母亲河应该就是从醴陵一座雄伟的大山中流淌出来,才是最匹配的相逢与命名。这座山就是海拔高约一公里的杨歧山,是巍巍武功山脉的重要支系,湘赣两省在萍乡、醴陵一带河流的分水岭,为当时醴陵境内最高峰,也即酃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所说“渌(萍)水东出安成乡”的“翁陵山”。这个古代山名就含有一个“陵”字,和西汉桑钦《水经》称渌水源自“醴陵县东渌(萍)山(即杨歧山)”一样,甚至由此而和渌潭江产酒之“醴”结合为地名,或许都不无联系。但此酒应如前面所说名为“酃醪酒”,不应因《荆州记》这段话所提“乌程乡”,而扯到“乌程酒”。古代的“安成乡”,极有可能是所谓“乌程乡”是同地而异名,其地就包括有今天的湘东地区;西汉武帝时,长沙国曾在此分封过“安成侯”;三国时期,萍乡、宜春等地曾一度归吴为“安成郡”……由乡名而封国名而郡县名,“安成”之名,多次在历代史籍中出现。

悠悠萍水从杨歧山发源,蜿蜒欢歌扑向湘东大地,在醴陵双河口汇入从江西万载而来的渌潭江(渌水正源),直达渌口而入湘江。据典籍记载,

杨歧山以西这一片地域,汉魏六朝时都还归属醴陵——1995年版醴陵新市志亦有此载——故后来萍乡一地虽早已不归属醴陵,却长期仍存“湘东”(区)至今。这地名颇具“湘楚”遗风,其地理方位,正在杨歧山以西一带。

因此,“醴陵”之得名,其实就是概括了古代这一地区疆域的组成。所谓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,醇香的美酒(即醴,渌水之渌潭江区域),雄浑的杨歧(即醴,渌水之萍水区域),就这样在远古的某个时刻,碰撞交融在一起了。这是山水之恋的完美结合,是这片土地上的先民,对丰收和大地的情礼赞,以及对母亲河与巍巍东方边境大山深情的祝福和祈禱。

这又是多么悠久的历史之路。你的名字,甚至可以追溯到洪水滔天的大禹时代。醴陵之名,是一曲悠长的高山流水之恋。

# 渌口永积崇庆碑 记录时光深处的李公庙

郭亮

三百里渌江,自江西杨歧山流出,一反江水东流的自然规律,九道十八湾地蜿蜒向西,经萍乡,过醴陵,在渌口向西汇入湘江。

因着两江交汇的缘故,渌口,自古以来便是繁盛的商业之所,民国版《醴陵县志》载:“(渌口)乃本县(时渌口隶醴陵,编者著)之门户,水运出入之孔道,凡属县产货物,外来商品,鲜有不从此经过者。”

繁盛的商业也造就了极其丰富的码头文化。据文史专家曹敬庄先生撰文考证,明清时期,渌口沿渌江北面一条五公里长的麻石老街,有大小码头15处,忙时船只130多条,水运可沿长江水系,直达武汉、南京乃至沿海各地,时有“小南京”之称。只是,随着路网交通的发达,昔日繁忙的水运码头渐湮没在历史深处,只一些遭

存的码头遗迹仿佛仍在无言诉说着昔日繁华。

在渌口老街中段四总处的河岸边,有一处如今已废弃不用的码头,立有株洲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标识,便是左近著名的李公庙码头。码头之得名,自与李公庙息息相关,据相关文史资料,李公庙气势宏大,就立于码头上岸一侧不远处,坐北朝南,河坡的八字麻石阶梯与一字阶梯交替抬升,直至庙堂正门。正门两旁石狮蹲立,双眼俯瞰渌江,更显出几分威风。遗憾的是,在时光的淘换下,原本气势宏大的李公庙已荡然无存,所幸在去此不远的伏波岭庙,还存有包括渌口永积崇庆碑在内的与李公庙之兴衰有关的数块残碑,年代从清中晚期迁延至民国,零散的信息里勾勒出渌口李公庙之今昔。

## 李公庙与李公真人

凡立庙,必有所祀,渌口的李公庙也不例外,数块碑文显示,李公庙所祀乃是民间传说中的李公真人。李公真人是谁?伏波岭庙存有一块民国年间的重修庙貌碑,碑文显示“(李公真人)传为木客,化身飞仙于渌岭山下,托影于渌水江头,漂流不去,异香勃来,令人闻之,疑乎之神……”木客指旧时码头河帮贩卖木材为生的排工,惊涛骇浪里讨生活,风险系数极高,自然会将前辈高人的传奇事迹口耳相传,久之附会成仙成圣,一跃而成行业保护神。但这也解释了李公真人成仙前的职业构成,其生平履历,仍是一头雾水。

无独有偶,渌口之外,他处亦有李公庙,如岳阳,所祀李公真人为救护众生、写出医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的李时珍;攸县亦有李公庙,相关资料显示,所祀李公真人姓李,名空凡,又名紫霞,相传南宋初年生于长沙花果山,自幼学医行医,三十二岁得道仙逝。清同治年间,善化县(今长沙县)一商船装货运往攸县,途经黑石渡湘江中,忽觉水面有一重物撞击船头,船身颠簸异常,并且多次撞开

复又撞拢,船公想捞起再抛去。但将龙牌捞上来一看,却是李公真人的龙牌。船主寻思,莫非是李公真人要去攸县,便将龙牌放在船上,到攸城后说明原委,安放在城南河岸的同仁馆内。

至于据传是李公真人出身地的长沙,李公庙就更是无处不在。长沙县湘龙街道仍有香火供奉的李公庙,即连最为繁华热闹的乐和城那一块,亦留有李公庙之地名,网红美食糖油粑粑更是以李公庙之前缀频频出现在各路打卡攻略中。文史专家陈先枢曾撰文述长沙域内李公庙之流变,李公真人之生平与攸县所传相类,惟多成圣后显灵事宜,并有历代皇室册封之事,光绪年间湖南巡抚吴大澂并有《篆书李公庙碑》名帖传世,帖中即述李公真人救封事,光绪版《善化县志》中亦有李公真人显圣救民事之记载。

综上,渌口李公庙所祀李公真人,即《善化县志》或曰吴大澂《篆书李公庙碑》中所记李公真人,所谓“木客”、“化身飞仙”之说则多为流传过程的臆测和合理之想象。

## 李公庙今昔

渌口之有李公庙,始于清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。在这之前,渌口地区已经流传有李公真人显灵于渌江之传闻。在伏波岭庙收存的数块李公庙相关的石碑中,去今年代最远的石碑刻于光绪十八年(1892年),碑文开宗明义,“李公真君显灵于渌市,历数百年矣。”考文史专家陈先枢撰李公庙流变文,李公真人显圣,多兴云降雨、救济旱灾事,最初只在李公身前的长沙花果山周边流传,至民初,长沙藩王奏请封李公真人为护国护民金紫光禄大夫,并赐“代天宣化”之匾。相传凡有灾难者,只要迎请李公,总有神灵显应且见效,自此,李公真人之信仰由长沙花果山渐渐遍布湘湖,恰与光绪十八年刻的这方永积崇庆碑所述时间吻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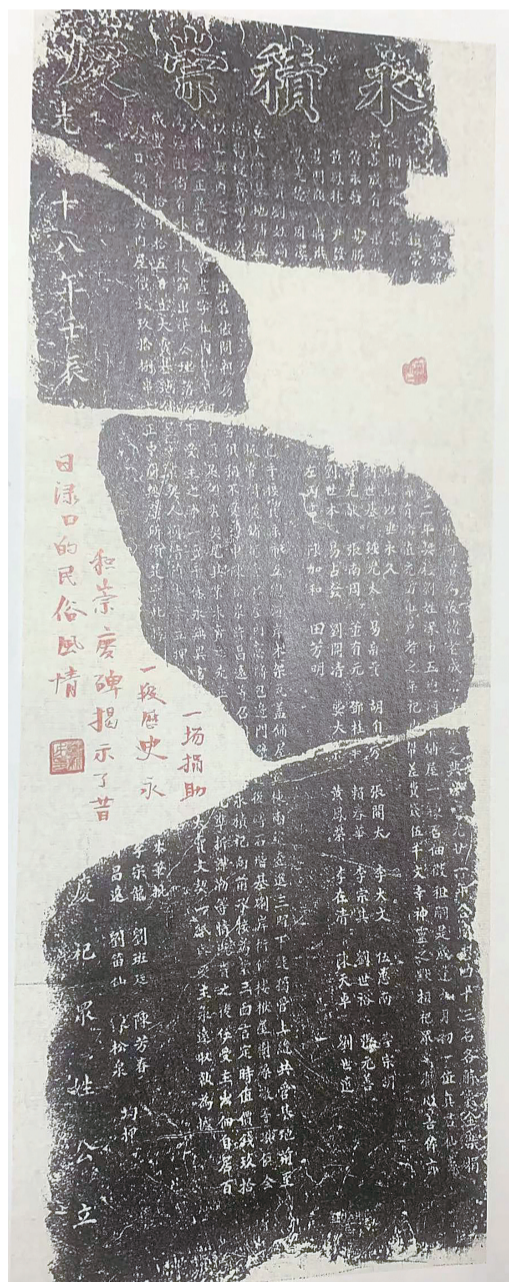
的祭祀仪式,此为渌口祭祀李公真人之始。

自道光二十一年始建李公庙以来,现存几块石碑显示,渌口李公庙有案可查的大修就不下于三次:一是光绪七年(1881年),因庙近码头,此前所砌石质河岸在流水冲刷下日渐破败零落,进香酬愿者往来多有不便,且易发生安全事故,乃有“纠集同人募化,众姓乐善捐资”之重修石砌河岸事,并将庙貌重整一新;二是光绪十八年(1892年),信士捐资购三望冲漏塘下陈式贵田一亩,所收漏塘租则作为每年真人诞辰大祀之用,并将神像整饬一新;再就是民国二十九年(1940年),因年深日久,兼“风雨飘摇,鸟鼠剥落”,渌口的李公庙“木则朽而少全完,石虽坚而多离动,形将倾颓”,于是众姓乐捐,“始勘垣墉,终涂丹护”,庙貌为之一新,且“巩固而壮大焉”。

遗憾的是,此次重修数年之后,1944年,侵华日军攻入渌口,一把烧了三天三夜的大火将渌口老街大部分建筑都付之一炬,曾经气势宏大的李公庙也在这场惨烈的火灾中化为一片废墟,只余一些残存的石碑无声诉说渌口李公庙曾有过的繁华。

遗憾的是,此次重修数年之后,1944年,侵华日军攻入渌口,一把烧了三天三夜的大火将渌口老街大部分建筑都付之一炬,曾经气势宏大的李公庙也在这场惨烈的火灾中化为一片废墟,只余一些残存的石碑无声诉说渌口李公庙曾有过的繁华。

碑名:永积崇庆碑  
规格:高132厘米,宽46厘米  
材质:大理石  
年代:清  
现状:藏渌口伏波岭庙



永积崇庆碑文拓本(拓印 鲁新民)



横跨渌水的渌江桥



李公庙码头2012年被列为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

株洲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

## 李公庙码头

株洲市人民政府 2012年11月19日 公布  
株洲市人民政府 2011年11月20日 立

## 李公庙码头简介

李公庙码头位于渌口古镇渌江岸,始筑于清代,民国时期成为渌口镇重要的谷米码头,至今仍在使用。码头用麻石块铺面,现代改用混凝土部分覆盖,部分勾缝加固。长15米,宽约7米,面积约300平方米。李公庙码头是渌口镇昔日繁荣和水上运输发达的重要见证物,具有重要历史价值。  
保护范围:码头路步外延30米。